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九十六回 連升店差役拿書生 翠芳塘縣官驗醉鬼

且說蔣爺救了小童，竟奔臥虎溝而來，這是什麼原故？小童到底說的什麼？蔣爺如何就給銀子呢？列位不知，此回書是為交代蔣平。這回把蔣平交代完了，再說小童的正文，又省得後來再為敘寫。蔣爺到了臥虎溝，見了沙員外，彼此言明。蔣爺已知北俠等上了襄陽，自己一想：「顏巡按同了五弟前赴襄陽，我正愁五弟沒有幫手。如今北俠等既上襄陽，焉有不幫五弟之理呢？莫若我且回轉開封，將北俠現在襄陽的話回稟相爺，叫相爺再為打算。」沙龍又將艾虎留下的龍票當面交付明白。蔣爺便回轉東京，見了包相，將一切說明。包公即行奏明聖上，說歐陽春已上襄陽，必有幫助巡按顏查散之意。聖上聽了大喜，道：「他行俠尚義，實為可嘉。」又欽派南俠展昭同盧方等四人陸續前赴襄陽，俱在巡按衙門供職，等襄陽平定後，務必邀北俠等一同赴京，再為升賞。此是後話，慢慢再表。

蔣平既已交代明白，翻回頭來再說小童之事。你道這小童是誰？原來就是錦箋。自施公子賭氣離了金員外之門，乘在馬上，越想越有氣，一連三日，飲食不進，便病倒旅店之中。小童錦箋見相公病勢沉重，即托店家請醫生調治，診了脈息，乃鬱悶不舒，受了外感，意是夾氣傷寒之症。開方用藥。錦箋衣不解帶，晝夜服侍，見相公昏昏沉沉，好生難受。又知相公沒多餘盤費，他又把艾虎賞的兩錠銀子換了，請醫生，抓藥。好容易把施俊調治的好些了，又要病後的將養。偏偏的馬又倒了一匹，正是錦箋騎的。他小孩子家心疼那馬，不肯售賣，就托店家僱人掩埋。誰知店家悄悄的將馬出脫了，還要合錦箋要工飯錢。這明是欺負小孩子。再加這些店用房錢草料鼓子七折八扣，除了兩錠銀子之外，倒該下了五六兩的帳。錦箋連急帶氣，他也病了。先前還掙扎著服侍相公。後來施俊見他那個形景，竟是中了大病，慢慢的問他，他不肯實說。問的急了，他就哭了。施俊心中好生不忍，自己便掙扎起來，諸事不用他服侍，得便倒要服侍服侍錦箋。一來二去，錦箋竟自伏頭不起。施俊又托店家請醫生。醫生道：「他這雖是傳染，卻比相公沉重，而且症候耽誤了，必須趕緊調治方好。」開了方子卻不走，等著馬錢。施俊向櫃上借。店東道：「相公帳上欠了五六兩，如何還借呢？很多了，我們墊不起。」施俊沒奈何，將衣服典當了，開發了馬錢並抓藥。到了無事，自己到櫃上從新算帳，方知錦箋已然給了兩錠銀子，就知是他的那兩錠賞銀，又是感激，又是著急。因瞧見馬工飯銀，便想起他自己騎的那匹馬來了。就合店東商量要賣馬還帳。店東樂得的賺幾兩銀子呢，立刻會了主兒，將馬賣了。除了還帳，剛剛的剩了一兩頭。施俊也不計較，且調治錦箋要緊。

這日自己拿了藥方出來抓藥，正要回店，卻是集場之日，可巧遇見了賣糧之人，姓李名存，同著一人姓鄭名申，正在那裡吃酒。李存卻認識施俊，連聲喚道：「施公子那裡去？為何形容消滅了？」施使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李存道：「請坐，請坐。這是我的伙計鄭申，不是外人。請道其詳。」施俊無奈，也就入了坐，將前後情由述了一番。李存聽了，道：「原來公子主僕都病了。卻在那個店裡？」施俊道：「在西邊連升店。」李存道：「公子初癒，不必著急。我這裡現有兩兩銀子，且先拿去，一來調治尊管，二來公子也須好生將養。如不夠了，趕到日集，我再到店中送些銀兩去。」施生見李存一片志誠，趕忙站起，將銀接過來，深深謝了一禮，也就提起藥包要走。

誰知鄭申貪酒有些醉了。李存道：「鄭兄少喝些也好，這又醉了。別的罷了，你這銀兩連怎麼好呢？」鄭申醉言醉語道：「怕什麼！醉了人，醉不了心。就是這一頭二百兩銀子，算了事了！我還拿的動。何況離家不遠呢。」施生問道：「在那裡住？」李存道：「遠卻不遠，往西去不足二里之遙，地名翠芳塘就是。」施生道：「既然不遠，我卻也無事，我就選送他何妨。」李存道：「怎敢勞動公子。偏偏的我要到糧行算帳——莫若還是我送了他回去，再來算帳。」鄭申道：「李賢弟你胡鬧麼！真個的我就醉了麼？瞧瞧我能走不能走？」說著話，一溜歪斜往西去了。李存見他如此，便托附施生道：「我就煩公子送他吧。務必，務必！等下了集，我到店中再道乏去。」施生道：「有甚要緊，只管放心，俱在我的身上。」說罷，趕上鄭申，搭扶著鄭申一同去了。真是「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」。千不合，萬不合，施生不應當送鄭申，只顧觀面應了李存，後來便脫不了干係。

且說鄭申見施生趕來，說道：「相公你幹你的去，我是不相干的。」施生道：「那如何使得，我既受李伙計之託，焉有不送去之理呢？」鄭申道：「我告訴相公說，我雖醉了，心裡卻明白，還帶著都記得。相公，你不是與人家抓藥嗎？請問病人等著吃藥，要緊不要緊？你只顧送我，你想想那個病人受得受不得？這是一。再者我家又不遠，常來常去是走慣了的。還有一說，我那一天不醉。天天要醉，天天得人送，那得用多少人呢。到咧！這不是連升店嗎？相公請。你要不進店，我也不走了。」正說間，忽見小二說道：「相公，你家小主管找你呢？」鄭申道：「巧咧，相公就請吧。」施生應允。鄭申道：「結咧！我也走咧。」

施生進了店，問問錦箋，心內略覺好些，施生急忙煎了藥，服侍錦箋吃了，果然夜間見了點汗。到了次日，清爽好些。施生忙又托附店家請醫生去。錦箋道：「業已好了，還請醫生做什麼？那有這些錢呢？」施生悄悄的告訴他道：「你放心，不用發愁，又有了銀兩了。」便將李存之贈說了一遍。錦箋方不言語。不多時，醫生來看脈開方，道：「不妨事了。再眼兩帖，也就好了。」施生方才放心，仍然按方抓藥，給錦箋吃了，果然見好。

過了兩日，忽見店家帶了兩個公人進來，道：「這位就是施相公。」兩個公人道：「施相公，我們奉太爺之命，特來請相公說話。」施生道：「你們太爺請我做什麼呢？」公人道：「我們知道嗎？相公到了那裡，就知道了。」施生還要說話。只見公人嘩嘩一聲，掏出索來，捆上了施生，拉著就走了。把個錦箋只嚇的抖衣而戰，細想相公為著何事，竟被官人拿去？說不得只好掙扎起來，到縣打聽打聽。

原來鄭申之妻王氏因丈夫兩日並未回家，遣人去到李存家內探問。李存說：「自那日集上散了，鄭申拿了二百兩銀子已然回去了。」王氏聽了，不勝駭異，連忙親自到了李存家，面問明白。現今人銀皆無，事有可疑。他便寫了一張狀子，此處攸縣所管，就在縣內擊鼓鳴冤，說：「李存圖財害命，不知把我丈夫置於何地。」縣官即把李存拿在街內，細細追問。李存方說出原是鄭申喝醉了，他煩施相公送了去了。因此派役前來將施生拿去。

到了行內，縣官方九成立刻升堂，把施生帶上來一看，卻是個懦弱書生，不象害人的形景，便問道：「李存曾煩你送鄭申麼？」施生道：「是。因鄭申醉了，李存不放心，煩我送他，我卻沒送。」方今道：「他既煩你送去，你為何又不送呢？」施生道：「皆因鄭申攔阻再三。他說他醉也是常醉，路也是常走，斷斷不叫送，因此我就回了店了。」方今道：「鄭申拿的是什麼？」施生道：「有個大搭連肩頭搭著，裡面不知是什麼。李存見他醉了，曾說道：『你這銀兩搭連要緊。』鄭申還說：『怕什麼，就是這一頭二百兩銀子算了事了。』其實並沒有見搭連內是什麼。」方今見施生說話誠實，問什麼說什麼，毫無狡賴推諉，不肯加刑，吩咐寄監，再行聽審。

眾衙役散去。錦箋上前問道：「拿我們相公為什麼事？」衙役見他是個帶病的小孩子，誰有工夫與他細講，只是回答道：「為他圖財害命。」錦箋嚇了一跳，又問道：「如今怎麼樣呢？」衙役道：「好嘮叨呀，怎麼樣呢，如今寄了監了。」錦箋聽了寄監，以為斷無生理，急急跑回店內，大哭了一場。仔細想來：「必是縣官斷事不明。前次我聽見店東說，長沙新升來一位太守，甚是清廉，斷事如神，我何不去到那裡給他鳴冤呢。」想罷，看了看又無可典當的，只得空身出了店，一直竟奔長沙。不料自己病體初癒，無力行走，又兼缺少盤費，偏偏的又遇了大風，因此進退兩難。一時越想越窄，要在墳塋上吊。可巧遇見了蔣平，贈他的銀兩錠。真是「錢為人之膽」，他有了銀子，立刻精神百倍，好容易趕赴長沙，寫了一張狀子，便告到邵老爺臺下。

邵老爺見呈子上面有施俊的姓名，而且敘事明白清順，立刻升堂，將錦箋帶上來細問，果是盟弟施喬之子。又問：「此狀是何人所寫？」錦箋回道：「是自己寫的。」邵老爺命他背了一遍，一字不差，暗暗歡喜，便准了此狀，即刻行文到攸縣，將全案調

來。就過了一堂，與原供相符，縣宰方公隨後乘馬來到稟見。邵老爺面問：「貴縣審的如何？」方九成道：「卑職因見施俊不是行兇之人，不肯加刑，暫且寄監。」邵太守道：「貴縣此案當如何辦理呢？」方公道：「卑職意欲到翠芳塘查看，回來再為稟復。」邵老爺點頭，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即派差役作跟隨方公到攸縣。來到翠芳塘，傳喚地方。方今先看了一切地勢，見南面是山，東面是道，西面有人家，便問：「有幾家人家？」地方道：「八家。」方公道：「鄭申住在那裡？」地方道：「就是西頭那一家。」方公指著蘆葦，道：「這北面就是翠芳塘了？」地方道：「正是。」方公忽見蘆葦深處烏鴉飛起，復落下去。方公沉吟良久，吩咐地方下蘆葦去看來。地方拉了鞋襪，進了蘆葦。不多時，出來，稟道：「蘆葦塘之內有一屍首，小人一人弄他不動。」方公又派差役下去二名，一同拉上來，叫仵作相驗。仵作回道：「屍首係死後入水，脖項有手扣的傷痕。」縣宰即傳鄭王氏廝認，果是他丈夫鄭申。方公暗道：「此事須當如此。」吩咐地方將那七家主人不准推諉，即刻同赴長沙候審。方公先就乘馬到府，將鄭申屍首稟相，並將七家鄰居帶來，俱備回了。邵太守道：「貴縣五請歇息，候七家到齊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邵老爺將此事揣度一番，忽然計上心來。

這一日七家到齊。邵老爺升堂入座。方公將七家人名單呈上。邵老爺叫：「帶上來。不准亂跪。」一溜排開，按著名單跪下。邵老爺從頭一個看起，挨次看完，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這就是了。怨得他說，果然不差。」便對眾人道：「你等就在翠芳塘居住麼？」眾人道：「是。」邵老爺道：「昨夜有冤魂告到本府案下，名姓已然說明。今既有單在此，本府只用硃筆一點，便是此人。」說罷，提起硃筆，將手高揚，往下一落，虛點一筆，道：「就是他，再無疑了。無罪的只管回去，有罪的仍然跪著。」眾人俱備起去。獨有西邊一人，起來復又跪下，自己犯疑，神色倉皇。邵老爺將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「吳玉，你既害了鄭申，還想逃脫麼？本府縱然寬你，那冤魂斷然不放你的。快些據實招上來！」左右齊聲喝道：「快招，快招！」

不知吳玉招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